

散文

母亲种麦

常全欣

秋分早,霜降迟,寒露种麦正当时。

母亲是地地道道的农村妇女,没出过远门,最远也就到过周口,见识自然也多不到哪里去。但母亲对种麦,非常看重。她说,种好一季子的麦,是一年的头等大事。屋里有粮食,日子才会有盼头。没文化的母亲,关于种麦,说的话听起来还真有些道理。

秋庄稼刚刚退场,大地还没有好好地喘口气儿,母亲便开始为种麦做准备。平日里沤的农家肥,母亲用架子车一点一点地运到地里,一堆一堆地堆在责任田的中间。在犁地之前,母亲和父亲一起,将晾干的农家肥,一锹一锹地撒开,责任田变得黑油油的,养分十足的样子。母亲说,最臭的东西,能养出来最香的麦子。

很多年过去了,有一个场景至今难忘。撒了许多农家肥后,母亲坐下来歇息。一株“香布袋”映入眼帘,母亲喊在地头玩耍的我。我撒开腿,在空旷的田野里跑着,嘴巴里已经浸润开野果的味道。当母亲把剥开的“香布袋”放到我嘴里的时候,野果的甜伴着农家肥的味道,直击味蕾。我哭笑不得,看着母亲。母亲恍然大悟,急忙将双手往身上抹了又抹,大笑了起来。

母亲的笑,洋溢在秋阳下的田野里。

上完肥,犁地。这是种麦的重头戏。母亲说,地犁得有多深、土耙得有多碎,麦子的长势就会有多好。堂哥名叫常志远,有学问,是我们村第一个使用磷肥的人,还会开拖拉机。那些年,我们家的地都是他帮忙犁的。拖拉机带着犁,犁刀翻开土地。母亲拿着盛有碳铵或者尿素的瓷脸盆,一把一把地撒着,像为田地抹着一道一道的雪花膏。堂哥知道母亲走不快,慢悠悠地往前开。犁出的新土,像一波波浪花,一层层地翻滚着,泥土的芬芳掩埋了碳铵的刺鼻味道。母亲说,你哥帮咱犁地,不挣钱,还费时间。亲情比啥都尊贵。

犁完地,还有一道工序,就是耙地,把大一些的土块耙碎。母亲让我站在耙上,压着耙,我乐意这项劳作。堂哥开拖拉机在田地里走着“8”字形路线,我跟着他,幸福地吹着田野上深秋的风。

早些年,犁地有两种作业法,一种是从责任田的中间往两边犁,这叫“绞犁”,犁出的田地两边高中间洼;一种是从责任田的两边往中间犁,这叫“扶犁”,犁出的地中间高两边洼。一般,两种犁法一年一换,这样就保证了责任田的平整。挨边的

责任田连续几年“扶犁”,我们每年不得不往田地两边翻土。母亲心疼土,找人家理论。年少的我不解,地球那么厚,能挖透了不成?我劝母亲,母亲瞪我一眼,猛地捡起一块土坷垃,狠狠地向我砸来。回到家里,母亲说,田里的每一块土,那都是咱的命根子。

麦子要丰收,种子是关键。在规模化的种植没有普及之前,都是自己留麦种。收秋的时候,母亲早与父亲定下,南地种“矮早”,东地种“百农”。母亲说,种子和地讲究般配,啥样的地种啥样的种,才能有收成。头年留下的麦种,适合不适合播种,母亲要亲手试验。从地里带回来一捧土,放在一个旧茶缸里,母亲庄重地洗干净手,从麦种里随机数出来100颗,种在茶缸里,放在窗台上。

旧茶缸里像有一件宝贝,引得母亲每天驻足观看。五六天的工夫,麦芽破土而出。母亲喊来父亲,扒开茶缸里的土。刚刚生芽的麦子,白芽向上伸着头,白根向下钻着土,像新生的婴儿。母亲一粒一粒地数着,发芽的,放在母亲这儿,没有发芽的,由父亲拿着。只有母亲手里的麦芽超过90粒的时候,这种麦子才能播种。童年的我蹲在旁边,好奇,父亲因势利导,由此教会了我什么是百

分率。

我的姨夫和我的表哥,是种麦的好把式。在机械化种麦之前,他们是我们家种麦的得力外援。姨夫负责播耩,麦种得匀不匀,是深还是浅、是稀还是稠,全靠播耩;表哥负责驾辕,麦种得直不直,驾辕的人很关键。每年种麦,不用母亲操心,大姨早就安排好了日程。母亲对此高度自信,说,挂念你的人,是不用提醒的。

果不其然,寒露前后,姨夫和表哥带着耩,来到了我们的地头。姨夫是总指挥,定好量,扎稳耩,站在耩前面,安排着拉耩的人力配置。我也是拉耩的一股力量,我偷偷地和姐姐站在一个战线上。我从小就知道,当老大的姐姐和母亲一样,干农活一点也不知道藏力。耩响地开,一粒粒种子告别耩斗,从耩眼滑了下去,经过中空的耩腿,顺沟入土,住进了松软的土壤。

一块块田地里种上了麦子,母亲满面春风。

如今,母亲的身边又种上了新一季的麦子。这些崭新的麦子,冬伏、春长,大多会经历冰霜雪冻、风雨干旱、病虫害,但它们终将挺过苦难,拔节扬花,灌浆落黄,用那饱满的麦粒,成就我们盈车嘉穗、穰穰满家的幸福时光。

散文

那朵楼顶上的花儿

飞鸟

我7岁那年的夏天,跟随母亲去平顶山煤矿看父亲。

太康县逊母口镇那时通火车。我踏上绿皮火车,在母亲身边坐下,昏昏欲睡。不知道是晕车还是前一夜没睡好,可能兼而有之,对我来说,坐火车比考全班第一更让人激动。晕乎乎一路,记不得转弯细节。半梦半醒间,母亲拉着我下车,站在一个广场上。父亲笑着走过来。阳光不烈,我满头是汗,脑袋昏沉,睁不开眼睛。父亲摸摸我的脸,提起母亲脚下的土黄色大挎包。父亲说了些什么,我没听清。

我在父亲的宿舍睡了一会儿,脑袋清醒了。宿舍很整洁,窗台上有一本书、笔筒和眼镜盒。我抽出钢笔,拧开笔帽,惊奇地打量淡白色的笔尖。门开了,父亲和母亲说笑着进来。我忙拧好笔帽,把钢笔插进笔筒。

父亲问:“辉,喜欢钢笔?”我点点头。“送给你了。”我惊喜地抬头。父亲不大的眼睛里透出温暖的亮光。

“谢谢爸。”母亲说:“看,儿子跟你生分了。”我扭过头,眼泪落下来。

背后,父亲哗啦啦洗脸。

父亲拎着大饭盒,母亲拎着一瓶香槟、几瓶汽水,我们踩着木梯爬上楼顶。眼前高高低低的房子,有条斜街,有行人来往,自行车铃声不时传来。天空淡蓝,隐隐有几条横着的白雾。一架飞机,尾部喷着白烟,慢慢地无声飞过。灰色混凝土楼顶干干净净,泛起

热乎乎的气息。父亲和母亲在一张小圆桌上摆好了饭盒,酒和汽水也打开了。饭菜丰盛,有鱼有鸡,还有红烧肉。香槟倒进茶缸,父亲母亲轮流喝,我喝汽水。吃着喝着,说着笑着,天色慢慢变暗。我喝汽水竟然也觉得醉了,心里灌满沉甸甸的甜。

楼顶有一人多高的护栏,护栏那里的地面有条裂纹。几棵草从裂纹里长出来。有棵草的顶上,托着朵小小的圆形的花儿,几片三角形的叶子护衬着,花心褐色,淡黄色的花瓣排列紧密,让我想起鸟翅上的羽毛。黄昏里,花儿笑吟吟的。我不知道它的名字,它不知道我的名字,但我们都有名字。我趴在地上,静静地凝望它。它也在凝望我。

母亲问:“辉,干什么呢?”

我答:“妈,这里有朵花儿。”

父亲说:“可能是鸟衔来的种子,也可能是风吹来的种子。辉,来,还有几块红烧肉,吃了吧,你太瘦了。”

我转脸,望着黄昏里的父亲,问:“爸,天下那么深的地底挖煤,累不累?”还有几个字“危险不危险”,我没问出口。

父亲笑了,说:“不累。辉,我心里装着你和妈,一点儿都不累。”

“爸,你能天天来看看这朵花,给它浇浇水吗?”

父亲走过来,也趴下,望着这朵花,说:“能。”

父亲用手碰碰我的头。

母亲也走过来,在我们身边坐下。隐约有关美的歌声传来,我探出头,亲了一下花儿……

诗歌

听交响音诗《千里江山》

张建平

铜管吹起千载白云
白云直上九重霄汉
提琴拉出楚天千里长丝
丝缠万里河山
定音鼓向天叩问
随竹笛传来远古的回响

呜——呀——呜——
水波荡漾
笙声如泣,声声入心弦
微风动,竹林幽
雀起舞,风来仪
胸臆自难平
眼眶热泪涌

琵琶轻弹,万壑松风语
空山鸟语
琵琶声脆,玉珠落盘
月下空山响
鸟鸣啾啾在山谷
风吹松针沙沙响

悠扬的二胡带我飞向太白顶
飞向峨眉巅
飞越洞庭太湖秦塞边关
东临碣石南踏碧沙
遨游昆仑天山
明月下,拥冰雪满怀

铮铮铮铮,钢琴敲出激昂
万马千军向东,向东
嘟嘟嘟嘟,小号吹起
引千军急奔边疆沙场
东奔西驰,叠嶂回旋
日月悬空,山峦浮光

女高音唱墨客千年心声
笛箫如泣如诉湖山对话
太史公戳印云中
华夏风吞天地间
万山入大海
神游八字荒



秋意浓

关秋丽摄

随笔

一片深情寄清秋

王海中

攀缘在柳树上的丝瓜秧和瓠子秧,叶子开始枯黄,但蔓梢仍零星地开着些黄花或白花。叶尖和花片上的凝露映射朝阳,冷艳而清绝。青白色的丝瓜、瓠瓜,齐齐地垂下,像一幅水彩画,让我生出“静女其姝”“洵美且异”的感慨。我站在木梯上握住那只硕大的丝瓜,突起的果皮棱梗像刀刀,我掐一下,硬硬的。虽说少了一盘美味的肉丝炒丝瓜,但妻说,正好用它做一个洗碗的工具。与它们相邻的还有一簇扁豆,白扁豆与紫扁豆相间。白扁豆细而长,紫扁豆宽而厚,近闻均有一种膻味。我喜欢食扁豆,尤其它那独特的膻味,独具秋的味道,炒、煎、蒸皆宜。煎时先把扁豆蒸一下,裹上面粉再煎,谓之扁豆鱼。小时候,一到这季节母亲就做扁豆鱼给我吃,比真鱼还好吃。只是母亲已离开我四十余年了。故乡用食物绑架了我们身体的记忆,只有到了人生的秋季,我们才会理解,为

什么有些食物深深地影响着内心对世间所有味道的判断。

一叶知秋。这叶许是柳叶最为美好。和秋天的第一枚落叶相遇,也是美妙的缘分。那棵爬满瓜秧的柳树,就长在院子的一角,秧子上飘落了几片柳叶,像大写意的画上增添了几笔工笔。曾几何时,一片柳叶,被少年摘下,卷成口哨,含在唇间,吹出悠扬的清音。那声音在野风里,长长短短,随风而越,随风而逝。那是世界上最曼妙的音乐了。如今再把它含在唇间,虽吹不出声,却仍然能感受到唇齿间的清凉。它静静地躺在我手心,纤细如眉,只是老了几分,像一曲抒情的旧歌,勾起我无限的深情。

燕子也准备南飞了。一大早它们就整齐地排列在电线上,等待出发的号令。如今,它们充实丰腴,儿孙满堂,带着满足踏上四季轮回的路……屋檐下的燕巢凉了,空了,一

片孤寂。但那是一种收敛和蓄势,是季节的一段留白。燕巢里不能只有喧嚣和丰稔,累年的丰稔,必然带来负重和拥挤。燕子在一个秋天的早晨走了,我目送它们翱翔天际,就像送别老朋友。想到和老朋友很长时间不能相见,一阵失落向我袭来,但这份失落却给了我坚守与期望。

秋是一位画家,它把满塘的荷画成了水墨画。“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是喧嚣和热烈,“衰兰枯荷”是成熟与厚重。荷要修炼多少重境界,才能脱胎换骨?才能自在圆满?在荷最强大的时候,秋来了,荷失去表演的身段,失去意气风发,虽然变成了一幅颓败的画,但那蕴蓄了一夏的神韵却凝结了另一段生命历程——更加充实的生命历程。老蛙和绿头鸭也都匿迹了,动荡的水面在秋的怀抱里安睡了。这样的天地,是喧嚣过后的平静。水下的荷,在至暗时刻没有浮躁

和抱怨,默默静守,在这个季节里,终于把自己变得饱满和丰腴起来,这是缄默孕育的成熟。其实,每个生命从枯到荣是生机,从荣到枯是收获,是功成身退的凯旋。生命的传承必然是花团锦簇中有凛冽,蒹葭中必有枯萎,如果四季一致,那春天就没有了来处,没有来处也就没有了归途,生命就会停止。

“清瑟怨遥夜,绕弦风雨哀”,我丝毫体味不到古人的这种幽怨和悲凉,岁月的沉淀让我拥有了风烟俱净的灵魂,秋给了我一颗无限旷达的心。“素履之往,独行愿也”,即使走在人声鼎沸的长街上,也不会觉得躁动和拥挤。

春雨飘至,轻扬如丝,浙沥迷蒙,时徐时疾。雨声不时从窗外传来,带着清秋的花馨。一帘秋雨,一杯香茶,几页书香,女儿的琴声悠扬,窗外蛩声窸窣,我的内心安静、芬芳。

我见证《周口日报》的诞生

王天瑞

最近,我得知《周口日报》开展创刊35周年征文活动,这让潜藏心底的“我与《周口日报》的故事”翻起了浪花。

1990年4月的一天晚上,我到办公室值班,走到地委宣传部文艺科门口,看到科长祝培星正在灯下忙碌。我问他忙什么,他说:“宣传部让我参与筹办《周口日报》,我准备先编几期试刊号。”我问:“现在就你一个人吗?”他说:“很快就兵强马壮了!”他又说:“我现在就向你约几篇稿子,怎么样?”我问:“写什么内容呢?”他说:“结合你们的工作,写几篇廉政建设方面的稿子吧!”我笑说:“你是《周口日报》的第一位编辑,我就是《周口日报》的第一位通讯员。”

征得单位领导同意后,我先后跑到太康、西华、扶沟,做了调查研究,写了几篇稿子。1990年5月1日试刊号第一期上发表了我的两篇文章《太康县税务局纪检组:坚持原则,秉公执纪》《西华县聂堆乡党委、乡政府:廉洁奉公,率先垂范》。后面几期又相继发表了《雕塑》《红灿灿的格桑花》等稿件。我对自己严格要求,写稿子必须深入调查研究,反复推敲琢磨,做到精雕细刻。

《周口日报》试刊3个月后,于1990年8月1日正式创刊,一大批优秀的新闻工作者和刚刚毕业的大学生走进报社。《周口日报》兵强马壮,突飞猛进。

记得1994年秋的一天,我听说周口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有一位外籍教师海伦,很受同学们欢迎。于是,我采访了海伦,写了4000多字的通讯《她来自大洋彼岸》。写好我便赶到周口日报社,交给张保安编辑审阅。张编辑一边看一边改,看得很认真,改得很细致。很快,这篇通讯就发表在《周口日报》头版头条,后又入选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出版的散文集《人间正道》。

更使我记忆犹新的,是在周口日报社领导和编辑的帮助下写作“品味乡愁”系列文章的事。此前,我曾写过几篇以“乡愁”为主题的文章。2015年7月初,《周口日报》的编辑告诉我,报社准备在副刊为我开辟一个“品味乡愁”专栏。我喜出望外,很快写出了《石磨,呼噜呼噜转》,于7月6日刊发。这篇文章后来被《散文选刊》《语文学》和几家网站转载。此后,我以一个月两篇的速度为专栏供稿。2017年6月5日,顾玉杰总编辑在《周口日报》发表了关于“品味乡愁”系列文章的评论文章《永不磨灭的时代印记》。这个鼓励就像在背后推着我的一双手,让我始终不敢泄劲。到2019年11月11日,我陆续发表了百十篇“品味乡愁”系列文章。北京群言出版社决定把“品味乡愁”系列文章集纳成册,我请顾玉杰总编辑写一篇序言,他爽快地答应了。不到三天,他就把序言写成交给了我,使这部《品味乡愁七十年》得以顺利出版。

在2023年世界读书日前,《周口日报》副刊编辑给我来电话,向我约稿。我接受任务后,心想,编辑向我约稿,是对我的鼓励,也是对我的信任。于是,我抖擞精神,挥笔写作,很快写出了两篇散文。《他为“战士”写文章》,写的是阅读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后的体会;《碧血丹心照后人》是自己阅读《周口日报》“周口红色记忆”系列稿件后的心得。两篇散文发表后,我发现编辑对我的原稿进行了精心修改。我知道,虽然文章题目下署的是自己的名字,但文章里却饱含编辑的智慧和辛劳。

几十年来,一批又一批周口报人初心不变、奋斗不息,怎能不令人肃然起敬!几十年来,我从编辑们那里获得了太多的教益、爱护和关切,即使岁月流水般奔泻,这些记忆也很难遗忘!